

跨文化的色彩云雾与山水画的微知觉

杨凯麟

透过色彩、形体（或去形体）、笔触、布局的绘画尝试，与透过语言（法语或汉语）在论文书写的尝试，姜丹丹所提出的问题有着极高度的一致性，在论文里她以法国哲学转化庄子，但在绘画中则更直接、更及物、更贴近身体与更迫出生命的激情地回返的同样重要的问题，不管是在绘画或在论文里，涉及的都是东西文化的越界（transgression）、交融（coalescence）、横贯（transversal）与颀颀（antagonisme）。这个以绘画与论文不断包围与逼近的问题，简言之，就是：东西跨文化的交会（rencontre）如何可能？

将“东西跨文化的交会”作为一个必须严肃回应的问题，并不是一般意义下的交流或会面，不是双方人马行礼如仪地见面吃饭，问题的答案是高度复杂与辩证的，甚至在任何答案被给予之前根本是不可能与不存在的。因为东方与西方心灵间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并不那么轻易可以突破，一切太天真想像都只是很表浅的交流，并不足以碰触最深刻的底蕴，也激发不了真正的意义。因为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以及因差异所导致的一切原初的不可沟通性，正因为是不可能与不存在的，“东西跨文化的交会”才成为一个极吸引人的有趣问题，一个在思想与实践上的真正难题：如何差异但却相互交会与越界？如何维持东西文化的独特性，却又能在全新开拓出来的空间中交融，这究竟如何可能？从过去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不可能的交会仅由真正的创造性才能达成，只有创造出崭新的想法与崭新的作品才可能打通东西文化的绝对差异，达成某种“交融”。或许仅能在脱轨、变态与无逻辑的面向上取得，仅能以高张力与不自主的各种尝试（绘画的、文字的、音乐的、剧场的…）来提供启发与灵感。

以创造性的实践来回应一个必然牵涉创造性的难题，姜丹丹首先将她的画转化为分子化的色彩云雾，一切差异的力量都被 zoom-in 到分子层级来考量。在这里还不存在任何固定的形体，没有可供辨识的形象，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个体都还在凝聚最原初的能量，色彩正在结晶，形体还在流动，我们在画作前只能打碎既有的知觉习惯，只能将形象的眼睛裂解，以便能适于观看无穷众多的力量分子，以及这些分子间繁杂无比的互动。这些力量分子还没有组织成任何形体，只是一团饱含着强度与张力的分子云雾，以云雾的不定形状不断变形与生成，充满生机却永不固定与僵化。在色彩的云雾里一切都转化为能量的最基本形态，但姜丹丹透过绘画所要告诉我们的，正在于现实除了是这团展现无限潜能的云雾，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这种分子层级的最大乱度与最大生机，在乔伊斯小说中称为“混宇”（chaosmos），这是以透过语言所乱步织成的多元性（multiplicité），在姜丹丹的画中则透过水墨的手法意图获取同样的效果。然而不管是经由语言或经由笔墨，一切都是微知觉的，但却在微知觉的无限积聚中一再冲决感性的门槛，并因此触动了对于宇宙生成的幽微感知。

这是隐藏在最小值中的最大值，每一个最细微的色彩分子都反向包覆了整个宇宙的动态，都表达著独一无二的观点。而正因为每个分子在彩色、明暗与笔触上皆不同，

个个皆差异且以差异的方式连结到其他的差异，我们得以在这些画的低限彩度中，在其不具形式与去形象的运动中，看到无人的风景、前个体化的山水与游牧的笔触。

在署名“姜丹丹”的这些画中（过去这个署名则出现在谈论庄子、马尔蒂尼、德勒兹...的许多文论中），丙烯与水墨成为关于跨文化的影像实践/实验，毫无疑问地同时亦必然是华语哲学的视觉化，或法语思想的及物性与或许最困难的，“气化”。借用卡夫卡的一句话来说姜丹丹的这个由书写到绘画的奇幻旅程，对她而言，绘画就是存有最丰饶的方向。